

烟花夕拾

往事如昨,转眼快50年了。亲爱的指导员,您现在还好吗?

英雄无言

朱钦芦

2019年“共和国勋章”颁授仪式上,我记住了一个人,老兵张富清。

他坐在轮椅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把“共和国勋章”挂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抬起已经不灵活的右臂,向大家行了个不那么标准的军礼。彼时他已是95岁高龄,距他获得的那些个一等功二等功的烽火岁月已经过去了至少70年,这也意味着他怀揣着这些功勋荣誉,默默无闻了70年。因伤退役后,已经是连级干部的他没有回到家乡,而是选了一个贫困村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一直到离休之时,他不过是个县里的一个科级干部,没有人知道他过往的赫赫战功。一直到2018年的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中,这个“潜伏的英雄”才“暴露”了。

今年的建党百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我又记住了一个人,老兵柴云振。

建党百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一如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授勋仪式的庄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每一个“七一勋章”获得者授勋,但是我却没有在视频中看到老兵柴云振的出现。

是的,他仅仅出现在授勋名单中,因为两年多前他已经去世了。如果他还在,今年也应该是95岁了,如同张富清两年前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年龄。

柴云振和张富清完全是同一类人。他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中的英雄,领着他的班攻下了敌人占领的两个山头,歼灭了400多个敌人,其中他个人就歼敌200多人。全班战友全部牺牲,他也身负重伤,侥幸得以存活。战后他被授予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但是其功勋勋章却30多年无人认领,因为它们的主人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不是军队和地方有关部门多年苦苦的寻找,恐怕这个战功和他的老乡黄继光、邱少云一样的英雄就要“潜伏”一辈子了,因为这个庄稼汉、农村基层干部的秘密连家人都不知道。

其实,除了柴云振和张富清,这些年偶见报端的还有好些个类似的无名英雄。这些英雄们是我们这代人年轻时追过并至今也还在追的

星,他们熠熠的光辉照亮了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理解这些无言的英雄们是否有些困难,因为在“出名要趁早”的价值观念中,在吃一个冰激凌也要发到朋友圈的社交习惯中,在影视明星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也要引来上百万人的围观的流行文化中,隐姓埋名的英雄们是不是太傻太匪夷所思了?

令我各感欣慰的是,在建党百年的庆典上,青少年代表们喊出的一句口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强国必须要有不计较名利得失、甘于默默奉献的一代又一代人。

我一生中觉得很有幸的一件事,就是曾经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和生活过。

那是1972年的深秋,作为一个已经有两年军龄的老兵,我参加了那年在四川黔江县(现在归属重庆,已改区)的征募新兵的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都是从不同单位抽调来的。我担任文书,与同一个连队抽调来担任司务长的战友及某县县中队的指导员一起,奔赴该县的濯水区。司务长住在远离区镇的公社,我和指导员则住在区公所的一间小木屋里。那地方毗邻湖南湘西地区,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和沈从文笔下描写的非常相似。自然环境虽美,但是贫穷落后。我们的工作要经常下乡,而当时有的公社还未通公路,即使通公路的地方也半天等不来一辆车,所以去哪里都是靠一双腿。我记得步行去山上一个叫水市的公社,一早就赶路,直走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到。我那时还不到19岁,一个不知道行路累为何事的年龄,只觉得环境很新鲜,在山路走得跳跳蹦蹦的。但是指导员就不行了。他身体已经发福,走得气喘吁吁的。我走一段就要停下来等他一阵儿。歇气时指导员看着我,一脸的羡慕:嗨,还是年轻好啊,我现在真不行了!其实,他当时不过36岁,看起来却像50岁的人。

我们吃饭是在区公所食堂里解决的,平素三顿饭,周日两顿饭。不过不管是两顿还是一顿,在我看来顿顿都一样。没有油星子,虽能填饱肚,却总感觉没吃过饭。其实当地物价非常便宜,鸡不论大小一律每只一块二,上好的红橘每斤一毛

二,一块钱能买好大一袋蜂蜜……司务长周日下山来,劝指导员买只鸡来改善改善,但是指导员摆摆手拒绝了:“我还行。文书受不了吧?”我确实有些受不了,但是也不好说什么。前些天在供销社买了二斤红橘,拎回去和指导员分食。指导员只吃了一个,还说你生长在大城市,当兵又在大城市,真没吃过什么苦。我心里不大服气:这样的生活还不算苦啊!

但是如果说指导员不通人情世故,那可不是事实。事实上他很喜欢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我几分钟把正事说完就没事了,而他会和当地的干部、路上碰到的老乡以及应征对象的家长聊天,从庄稼、收成说到居家过日子,很快就和人家热络了起来。我们完成征兵任务即将离开区里前的一个晚上,区武装部让食堂做了几个菜给我们送行。当地干部们频频劝酒,我不胜酒力,饭菜扒拉完便下桌了,任他们怎样相劝也不再喝。指导员则陪着他们说说笑笑地热闹了一晚。散了后,指导员批评了我。他说这不是简单的吃一顿饭,要不是当地密切配合,我们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任务。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条毛巾,告诉我其实他喝不了多少酒,多数都让毛巾“喝”了!

在新兵训练营的日子转眼就到了春节前夕,指导员穿得一身簇新去市里参加“双拥”活动了。第二天,我惊讶地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一张指导员和一个老太太的合影照片,下面还有一行文字:一级战斗英雄扶正春和英雄黄继光母亲邓芳芝老人亲切交谈。这下我彻底懵了!

过了几天,指导员所在县中队的通讯员来办事。他正好是我老乡。我把他拉到一边,打听指导员的事。他说只知道指导员在藏区剿匪时受伤,肠子都流出来了,但是他在昏迷前仍然举枪瞄准,把逃跑的匪首给击毙了……

我很后悔,为没有好好地照顾指导员。要知道,对于一个受过重伤的人来说,要生活得像一个正常人一样,那该是多不容易啊!

往事如昨,转眼却快50年了。亲爱的指导员,您现在还好吗?

春花秋月

石桥有灵,为人架桥铺路,把他人送之彼岸,石桥觉得是其使命;烈士有心,为世造福泽民,把苍生送达未来,烈士觉得也是其初衷。

时荣那座桥

刘诚龙

时荣那座短桥,也可叫时荣那座长亭吧。桥,或是短的,从时荣桥上走过,吟唱的是一阙青石板的小令。我对青石板,有一种固执的喜欢。水泥预制板,总是出不了韵;便是铁索桥吧,心头感觉缺了清音;木板桥可来囊囊古调,到底有点轻飘;青石板厚实,浑厚,低沉,如男中音,曲终奏雅,或是女低音音域。时荣桥上的青石板,经了五百年,光而滑,滑而光,泛着那蓝天般的光泽,青石中含着白色纹路,有白云般的飘逸。雨雾天气里,从时荣桥上走过,恍惚间,两腋生风,你心底生发的,是慢行在天上的某座桥上。

算桥,或是短的,短如一阙如梦令,算亭,却是长的,长如一曲慢生活。家乡很多桥,不单具有桥的功能,很多还兼了亭的风韵。桥之上,筑了柱梁,柱梁之上,盖了青瓦;青瓦斜坡,把一座桥变成了一座亭。亭两边,铺木板,木板宽宽展展;木板边,雕栏杆,栏杆空空疏疏。南来北往的客,累了在此歇脚,河上习习轻风,洗尽过客仆仆风尘;河边依依细柳,抚慰游子驿路迢迢。而时荣桥的居民呢,酷暑午后,夏日日夜,或躺或卧,聆听麻溪河的潺湲水声,闲话农家乐的琐碎生活,日子在桥上不紧不慢,桥底流水一般;心情在桥上,不疾不徐,河里游鱼一样。

我常从时荣走过,外婆住在一个叫水竹村的地方,去外婆家,总要从桥上走。走到桥上,纵或不累,也要坐桥上一会儿,不为别的,便是想吹吹河风,听听水声。

少年不知什么是诗,少年却也能够感受诗意。我再从桥上走过去,时荣桥老街,已然不在,旁边老屋换了新房,曾经排成一溜儿的豆腐作坊也看不到了。时荣桥的豆腐,润泽、浑厚、滑腻、爽口,端在碗上,白花花地晃,而若油煎,不碎,不破。捉来稻田泥鳅,与豆腐清煮,便是我老家一道名菜。

我家离时荣桥,有四五里路。父亲素来手紧,舍不得买肉,却常常想着这里的豆腐,已然中午,午餐时候了,忽思时荣桥美食,便塞两三毛钱给我,他去稻田里捉泥鳅,叫我跑时荣桥,端一块两块,以豆腐当肉打牙祭。夏日炎炎,天似火烧,我端了豆腐,打坐在时荣桥上,心情若是特别闲淡,横直躺在桥上,睡他半晌。父亲在家,那时没电话无法联系我,急得喉啞冒烟。我却优哉游哉,享受时荣桥兼时荣亭的片刻悠然而然。

时荣桥,是一座古老的桥。我原先也不知,这桥有多古老,但见其瓦檐,那么青灰,但见其木柱,那么灰褐;但见拱石,那么剥落。有好事者,从桥底挖出了一块青色料石,上面字迹漫

漶,模糊不清,在石之尾,在那落款处,隐隐约约,刻着的是“嘉靖五年”,换成公历,是1750年,屈指到而今,五百多年了。五百年,换了多少人间?河边青青杨柳,不见当时桥;河边天天桃花,也没见当时亭。人生500年间事,麻溪水声似旧时。听听,听听那水声,若听古琴,细细的声韵,冷冷的节奏,你可以听到有无数先人,从桥上走过的脚步声。

时荣桥,是一座有故事的桥。乡亲们代代相传,说是建桥之初,先人哼哧哼哧,抬一块大青石来压墩,抬,抬不起;拖,拖不动;撬,撬不了。正是无计可施,见了一个老者,操着一根稻草绳,持着一根竹鞭子,轻轻地抽在石头上,石头便如生了脚,自个动起来,石头走在压墩处,不动了,这块青石,便稳稳当当,当了镇桥石。这故事,格外神奇,神奇在,每天修桥的,有一百修桥工,每餐吃饭,却只有九十九个人。另外一个是谁?乡亲传说,是一个神仙。

传说,毕竟是传说。神仙,未有人见,我乡倒是有过一位先贤。

周叔川,是辛亥革命的老功臣。1903年,他约同邑志士,结社于一字山,百年前此山树木葱茏,古树茂密,他与其同志歃血为盟,密谋起义,事败,他出走日本,与孙中山、黄兴共建同盟会,被孙中山任命为长江上游招讨使。天不假年,他最后卒于日本兵库医院。

地处湘西南偏僻之地的时荣桥,当年也因先贤周叔川,而成了辛亥革命的一个小中心,当时叫大同镇现在叫坪上镇的我之老家,也就这样成了一块红色热土。而周公最为家乡一直怀念的,是他离时荣三四里地一个叫三溪桥的地方,建了一所大同学校(现为新邵二中),这是湖南最早的几所新式学校之一,到2022年将满120周年了。这所学校的建立,为我家乡,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我老家被称为文化之乡,教育最为鼎盛之时,坪上镇人口居县十之一,而考上大学者,占了全县三之一。时荣桥,是一座行人过路的桥;时荣桥,也是一座乡村度人之桥。

周公,是那个建桥在,吃饭不在者?再到时荣桥,我特去凭吊周公故居。周公故居,有好几进,有好几出,里面有两三天井,走进故居,酷暑也是凉风习习,古风怡人,只是有点破败,青瓦遮不住房梁,房梁貌似快撑不起故居,天井那青石,布满青苔。若使天下皆青翠,不念我家独青苔。周公家一门九忠烈,其长侄周岐曾制炸药,赴京刺杀清廷顽固分子,制炸弹中失手而牺牲;其四侄周琨于1925年入党,在老家开展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被

捕,1928年被枪杀,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其补发了烈士证书,是毛泽东亲笔签名的。

我今还见古时月,我今不见古先人。周公若魂归故里,还会住在这栋老屋吗?也许,他不会有意遗憾。石桥有灵,为人架桥铺路,把他人送之彼岸,石桥觉得是其使命;烈士有心,为世造福泽民,把苍生送达未来,烈士觉得也是其初衷。桥梁与烈士,其心相通,都是在普度世界。

可以抚慰我心感伤的是,家乡后贤正在追怀先烈,多方奔走,要把周公故居修葺一新,后贤之心,亦如前贤之心也。

流水不倦,石桥坚固,时荣桥,史之有荣,时之有荣,后世亦将有荣吧。

夏天

徐建军摄



心灵舒坊

来自鄂西恩施大峡谷的呼唤:娃娃儿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我们其实是可以听出弦外之音来的,那就是,艺术资源在发出“远山的呼唤”:娃娃儿要过河,哪个来推她嘛?

远山的呼唤

老九

湖北恩施大峡谷推出的大型实景歌剧《龙船调》,是凭仗已有的前人成果,凭仗大自然独有的巍巍群山,更凭仗他们接地气的创新思维和不负前人的才情锐气,打造出一台让人震撼、钦佩以及诸多启发联想的大制作。看过已有些时日了,但剧情萦绕心头难忘,且愈想愈有感慨。

关于湖北恩施大峡谷的险峻雄奇,知者渐多,它是清江大峡谷的一段,峡谷全长108公里,面积达300多平方公里。其百里绝壁、千尺悬崖、万峰指天,加上原始森林、远古村寨等等,可谓景点美不胜收,规模堪比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而植被和玄幻元素又远在其之上。峡谷中的悬崖绝壁、缥缈雾岚、奇巧岩洞、幽深地缝,已然让游客目观奇景、胸纳富氧而欣喜不已,再看一场凄美震惊的大型实景歌剧,就更有不虚此行之叹,并因之而久久记住大峡谷,记住恩施客家土家文化,记住大自然和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艺术魅力。

《龙船调》原本是一首普通的恩施利川民歌,描写春暖花开时节,一个小媳妇拜年回家的心情。在一个渡口,自称为“娃娃儿”的小姑娘唱罢“阳鹊叫喳喳长莺莺哪歌”后,拉起了方音色彩十足但大家都能懂的道白:娃娃儿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语调俏皮中带有娇憨,配戏的船公颇解风情,立刻也用方言愉快地对答:我就来推你嘛!娃娃儿唱:捎公你把舵扳哪!船公回唱:娃娃儿你请上了船!于是,清亮的娃娃儿一句“那个啷啷喂”,苍劲的船公也是一句“那个啷啷喂”,让听众感觉到,一条载着娃娃儿和船公的小船儿在青山碧水间悠然荡过,也在听众的心间悠然滑过。唱第二遍时,许多听众都知道了剧情,学会了那句对答,当娃娃儿问:娃娃儿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观众都按捺不住快乐跟着对答:还不是我来推你嘛!

于是台上台下一同对答交流:“那个啷啷喂”“那个啷啷喂”,气氛极为欢快融洽。这支歌当然最先由湖北恩施的歌手唱,随后,国内众多的女民歌手都竞相演唱,甚至还唱到了国际歌坛,那些金发碧眼的乐队成员以及台下听众,也会用他们刚学会的“洋泾浜”中国方言,咧着笑着对答:“我就来推你嘛!”生动地诠释了艺术的确是没有国界的道理。

实景歌剧《龙船调》根据同名民歌改编,以恩施地区土司时代的一对土家族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为蓝本,描写他们挣脱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感人故事。全剧不仅汲取了极具恩施地方特色的土家族民族音乐元素,同时结合恩施大峡谷的实景特色,借助现代高科技舞台特效技术,营造出一场奇幻瑰丽、生动感人、美轮美奂的艺术盛宴,堪称艺术大制作。这部剧的观众席可容纳2400多名观众,演员则有近300人,观众席和舞台间隔一湾月牙形的湖水,湖水中还有重要道具渡船一艘。舞台以周围10余座山峰为天然背景,并复原修建了恩施地区清末民初的土司楼、牌坊

和吊脚楼群。最高的山峰,观众在观众席中几乎要将脖子仰成60度以上角度才能看到山顶。

夜幕垂下,剧情伴着空灵的山歌在真实的夜色开始了,土家族男女穿着盛装从舞台四方出现,边唱边跳,有机地将另外一首男女对唱的《黄四姐》穿插其中,群男群女对唱调情,诙谐欢快,自然地让男女主人公亮相。随着剧情的深入,这对土司之女与船公之子的年轻情侣,跨越门第观念与被诅咒的命运抗争,誓死捍卫爱情的坚贞,将整个作品推向高潮。除了优美的音乐,凄美的爱情故事,借助现代高科技舞台特效技术呈现风雨、雷电、飞雪、山崩等自然景观,也非常到位,尤其是实景的运用让人叹服。

全剧的高潮部分,舞台上会瞬间变幻出长达110米的真实“地裂”奇景,月牙湖的湖水哗哗地往地缝中奔涌;而黑黢黢的夜空中,高强度的灯光如高射炮般直接打映到周围高高的群山之上,营造诗人洛夫在《边界望乡》中的诗句效果,当望远镜“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换言之,这也是艺术的丘比特之箭,射中了观众的艺术感觉之心。有观众说,这是“恩施版的《梁祝》嘛”。苏州同去观赏的友人对笔者说,“这是一出《牡丹亭》的戏,不过不是演出在苏州园林间,而是演出在恩施大峡谷间。”那山耸立湖潏潏的实景,实在太能打动人。

剧终谢幕时,观众和演员久久不忍挥别,演员齐问:娃娃儿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观众齐答:还不是我来推你嘛!如此再三,不能不让人联想多多。稍稍延伸,这难道不也就是艺术与生活的问答吗?我们知道,新疆玉龙喀什河河床深处的一粒羊脂玉,是非常珍贵的,但如果永远不发掘出来,它就只能是河床深处的一颗砂砾。

我们当怎样运用自己最熟悉、最得天独厚的题材元素,推出人家无法仿效之作?远山的恩施人做出了回答。

他们的《龙船调》也证明,这个作品是真正接上地气了。标准之一,就是他人无从移植。南橘北枳的成语都是熟悉的,但要真正让南橘枝繁叶茂也并非易事。工艺品的树木花卉,终究不敌接地气的大自然树木花卉。古树名木,远途的“砍头卸胳膊”迁徙,只能是权宜之计,要付出很大的风险,并且,能否真正入乡随俗接上地气成活,那还要经由日后的证实。在可利用“地气”的资源上,我们在欣喜和赞叹之余,还该得到诸多有益的启发。

“娃娃儿要过河”。过河,在中国文化中是有特殊含义的,如中国象棋中的行话:过河卒当车。一粒小小的卒子,一旦过了河,就不但能进还能左右征伐,左右逢源。我们应当尽可能将艺术题材,做出“过河”的出彩来。

来自鄂西恩施大峡谷的呼唤:娃娃儿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我们其实是可以听出弦外之音来的,那就是,艺术资源在发出“远山的呼唤”:娃娃儿要过河,哪个来推她嘛?